



李兴林

创业那么难 就别逼婚了

李兴林又一次摁掉手机，这已是一天里父亲的第四个“逼婚”电话了。他害怕再听到父亲的那句：“这女娃，你几天能定？”

这个1985年出生的陕西小伙很想冲着电话吼一句，“我定不了！”可他不敢。

隐隐听到电话那头母亲的哭声，他心里“有股火烧得难受”。

他闭着眼，合衣斜靠在床上。听到不远处火车经过传来的轰隆隆声，“开往甘肃的。”他说，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朝一日会跳上这列火车，逃离。

这个2年内开了3家连锁快餐店的小伙，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婚姻。

“父母逼婚 暂停营业”

“等缘分到了，跟自己喜欢的女娃结婚，不好吗？”

“这得等到啥时候！”70多公里之外的西安市周至县送兵村，李兴林的父亲脸涨得紫红。这个盼着儿子结婚已10年的陕西老汉，实在不明白，为啥儿子挑个媳妇这么难。村里没结婚的女娃越来越少，“不上学18岁就被人定走了”。

“你家儿子还没定吗？”在猕猴桃园浇水的李父老两口又一次被问到。不久前，一向腼腆的李母，去药店拿药，因为不懂瓶子上的字请卫生员给她读一读，却换来一句“拿回家，让你孙子读不就成了”。

“当时气炸了！”

说好的周二订婚，拖到周五，周四打电话让回家准备，又不接电话。

李父说，“把他店砸了，车砸了，看回家订婚不！”

烈日当空，老两口拦下公车，直奔咸阳。一个半小时后，“眶”一声，李父冲进快餐店，吆喝着“不干了，不营业了”，挽起吃饭的顾客，就往门外推。

店里的经理出来劝。“把他给我叫来！”李父挽着袖子喊。老伴守在门口，不让顾客再进门。老汉自己跑去另一家店。

不接父亲电话，被父亲满世界找，此时在另一个县区分店进货的李兴林接到了店员的电话。

想着父亲这样“得罪”了顾客，只能实话实说。于是，“父母逼婚 暂停营业”的白纸黑字贴上了店门。

守在门外的母亲，因为不识字，并不知道门上贴的是什么。

可识字的李父，在路对面老远就看到了门上的“逼婚”大字。气不打一处来的李父，抓起凳子就往收银台的电脑上扔。

听了店员的“通风报信”，李兴林更不敢回店里。

抱着膀子，坐在店外，李父老两口僵持到半夜12点，才被小女儿劝上出租车。

“村里30岁还没结婚，就剩他”

2000多人口的村子，“到了30岁还没结婚的只剩他一个了”。随着村里更多的女青年走出去，男方的彩礼钱越来越高，从几年前的三四万一路升到10万。

“别人50岁都抱上孙子了，我60岁连儿媳妇都没瞧见。”说起这些，出车祸摔坏腿也没吭一声的老汉掉了泪，“养他这么大，我白天干木工，晚上给人掏井，这么费劲赚钱不都是为了他！”

咸阳市距离周至老家，70公里，开车不到一个小时，但李兴林“回家的次数，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”。

“坐一会就得跑，唠叨怕了。”李兴林坐在店里，翻看着账本摇头。这个在咸阳市中心占地70多平方米的店面，凉粉、肉夹馍、臊子面……这些，是由3年前一个不足4平方米的凉粉小摊位“长大”的。

虽然连站10多个小时站得不会走路，李兴林记得小排档第一天开业时卖了1000多碗凉粉。

就在300米远，还有他的另一家快餐店。

“这家靠近住宅区，另一家靠近旅游景点和购物广场。”现在每年每家店二十几万元的收入。大专毕业的李兴林爱钻研，爱读书。他旁听大学的讲座时认下了做律师的师傅，在花2万元上9天课的餐饮培训课上，结识了在武警学校的大校，成为忘年交，甚至因为一张罚单，他跟工商管理局打上交道，他说这叫“不打不相识”。

跟这些朋友，他能聊自己的爱情和理想，比如，“要做成品牌，开200多家连锁店”。比如，“想要一个文静、有气质有时

还会撒撒娇卖卖萌的女娃”。

而在70公里之外一片猕猴桃林掩映中的老家，他很少提“爱情”“理想”这两个词。

被父亲逼急的时候，他也忍不住说一句“40才结婚的人一大把”。

“城里人是城里人，咱村里啥样你不知道？”每当这时，父亲夹杂着怒气的吼声让他又一次逃离家门。店面越开越大，他跟父母的对话越来越少，与老家的联系也越来越少。

未敢向父亲说出内心的想法

夜里12点，李兴林从店里走出来。稍凉的夜风里，他向记者回忆当年摆摊卖肉夹馍那个“冷死人”的冬天，“一辈子没那么冷过”。

“他是年轻人的想法、城里人的想法，跟老家老一辈肯定有冲突。”35℃的夏日仍穿着白袜黑皮鞋的表叔老杨，曾是当年的县高考状元。更多时候，李兴林跟这个曾在县财政局工作多年的表叔说话喝酒。

“表叔成了我和家里的桥梁，他说的话我爸还能听一听。”李兴林对着表叔端起酒杯，自“砸店”后，父亲已不再让他进家门。

在表叔眼里，李兴林有出息、孝顺。过年，李兴林会给父母磕头。去年父亲生日，他开车回家，把父亲接到县城的一家高档饭店，当着宾客们的面，跪在父亲面前给他磕头祝寿。

可这并没有让父亲满意，除了“马上结婚”。

“将来，跟老婆一块，赚了钱资助贫困小学生上学。”这个个子不高、还没110斤重、常在店里忙到凌晨的陕西小伙，不敢跟父亲说自己的想法：创业开店到200家，不只是做一个生意人，而是成为商人甚至是企业家，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”。

担心村里人笑话，砸了儿子店的父亲推掉了跑来采访的多家媒体，“丢人！”

写着女娃和媒人电话号码的纸条

这个位于秦岭北麓的村子，是个典型的留守村。

春节前后，村子才是热闹的。年轻人回來了。那时也是相亲的旺季。

因为30多年的猕猴桃种植，村里条条马路通往外界。可进村的马路、汽车、旅游宾客、电脑，并没有给村民在结婚生子观念上带来多大的改变。

“啥，40岁再结婚，活着还有啥意思！”村里人反应出奇地一致。

外面贴着白瓷砖的小楼便是李兴林的老家。小楼被一条小过道明显地分割成两片。一片是大儿子李兴林和二儿子的房间，两米宽的大床、席梦思的软床垫，白洁的墙面，还有墙上镶着镂空外壳的壁灯。对面光线暗沉、土炕、木头土柜子则是老汉和老伴的房间。

这样的分割已经四五五年了，早装修好的房间给儿子结婚用，可大儿子没结婚，就轮不到二儿子，更甭提还有个闺女。

“你知道这一个纸条费多少力气”，李父“嗖”地站起来，从里屋取出一叠小纸片：收据票、药盒、包装纸……每张纸片的背面都写着女孩和媒人的电话号码。他认为，紧紧攥着的20多个纸条，是20多个媳妇。“人家相3个就定了，这么多女娃，他都没有看上！”

老汉落下眼泪，听说隔壁村有姑娘还未出嫁，他赶十几里路，扛着牛奶和蛋糕，厚着脸皮，去几十年没来往的亲戚家里“坐坐”，就为讨一个电话。从去年4月，一年多，他给儿子攒了20多个纸条了。

末了，李父踮起脚，小心地将20多个纸条放进床头的小木抽屉里。外面小孩子嬉闹的声音，隔着紧闭的大门，一声不落地飘进屋里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